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鄔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四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司勲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軍以賞為先故司勲列職在前○鄭司農曰勲功也此官主功賞○鄭鍔曰大功之目皆可紀之績獨以勲名官者曰以德立宗廟社稷曰勲大臣立功無大於此取以名官宜矣

愚案賞功莫急於戰命官則名以勲見得功以輔王為主而戰特出於不得已

陳君舉曰六功戰居一焉而司勲隸政官何也軍政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而壅底之患生況有害功者乎

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鄭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内屬六鄉焉○易氏曰封國百里以至五百里非六鄉之所能給是六鄉賞地不過與官田牛田收田並列而已以左傳攷之昔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八邑注謂八邑三十二井又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與孫氏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即下經所謂參之一食者　等猶差也○鄭鍔曰

功有小大地有美惡頒之之法以功為差而已觀羣臣之功有為王而立者有為國而立者有為民而立者有興事者有致治者有力戰者隨其功而目之因以第其高下而為之等然後頒以地焉謂之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鄭鍔曰王功者輔成王業勤勞王室輔幼孤以嗣王者之緒明王道以成王者之治即是功而謂之勳勳

有薰烝之義謂其功之大薰烝宇宙上達于王也周公之有大勲勞是已國功者國爾忘家盡瘁事國凡所施為無非為國計者即是功而謂之功功者事有成效之義○劉執中曰謂能左右具君造成王業創有天下若伊尹之相湯十亂之相武王太公之相成王蕭曹之相髙祖獨此名曰功益人臣立功正以保全王國為主進而上名以勲功不足道也抑而下則曰勞曰力之類皆不足正名其功也惟為國而有成者正可謂之功如九旗皆旗獨熊虎則正名曰旗五侯

皆侯獨侯服則正名曰侯之類民功者害為民除之利為民興興之或便於昔而不便於今則為民革之或興於前而廢於後則為民舉之即是功而謂之庸庸者用也用者通變之義治民者貴能通變以盡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能通變者斯可以為民功也事功者或從王事或任國事或有所營為或有所創制黽勉從之不畏其適我也即是功而謂之勞勞有經營艱苦之意也詩人於從王事則歎其賢勞於遠行

從政則閱其勤勞任其勞者斯可以為事功治功者或平水土或辟草萊或任土地或疏導溝洫即是功而謂之力力謂其用力以作為也記曰小孝用力傳曰小人勞力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極其力者斯可以為治功矣○王氏曰孔子言禹盡力溝洫是也戰功者戰以伐謀為上而以伐兵為下以正合以奇勝執俘折馘斬將搴旗奏愷而旋者是也即是功而謂之多多者筭數過人之義人筭其一我筭其十人筭其百我筭其千出

奇無窮人莫能測以多算勝者斯可以為戰功矣多之為義惟戰功可稱周平王錫晉文侯曰爾多修扞我于艱史書周勃之功曰至城下為多當馳道為多皆指言其戰功而已○黄氏曰戰功居下名之曰多言殺獲已多可止也先王之兵誠用於不得已耶　凡是六功各正其名隨名頒賞賞典重輕自然各適其當別而言之有六者之殊合而言之總以功名之可也○賈氏曰六者對文為義若散文則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劉迎曰先儒釋典庸器之序官旣以庸器為銘功之器何至此遽改銘為名而謂書其名于王旌耶蓋攷之諸經凡言銘者四湯之盤銘衛孔悝之鼎銘嘉量之銘林鍾之銘皆刻而鑄之於器者也今言銘與書為一事則銘豈書者耶而止曰凡有功者銘銘之為器有鼎有鍾有彞之屬非大常大烝可指名之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王氏曰大烝冬之大享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鄭鍔曰大

常之書司常之職也大烝之祭大宗伯之職也司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使祭銘於大常使與日月同其久也祭於大烝使與祖宗之神同享于盛祭也可以見其報之之厚○王昭禹曰必使司勳詔之則以有大功者其貳藏于司勳故也

大功司勳藏其貳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鄭鍔曰秋官司約掌治功之約六功之約

宜司約之所藏也先王之心猶慮夫約之或亂則失報功之心故凡六功之貳皆藏于司勲司約亡之其貳可攷於此則記功之心不替也藏其貳以為賞功之據

掌賞地之政令

易氏曰賞之輕重眡其功此所以為賞地之政令○鄭鍔曰賞之以地治其賦役之法以授之故掌其政令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鄭鍔曰賞典之行何常有一定之制或輕或重視其功之大小而已此頒地之法所以盡至公也○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若此屬不可為常故輕重眡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鄭康成曰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三之一者見於大司徒又見於大司馬其說有二初不可槩論夫司馬所謂下地食者參之一謂下地授田百畝萊二百畝一年

耕之二年休之此一說也○鄭鍔曰賞地非田也田無不可耕之理也有可有不可者二分而一可食則一分可耕之田也大司徒言諸侯之地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謂諸伯受其二而以一歸之天子此又一說也此所謂須賞地參之一食當以大司徒所載之說先鄭謂不以美田為采邑失之矣有功之臣賜之以下地豈成周重功臣之本意哉大抵先王之制外而五等所封之土亦以其餘入於天子公之五百里其所入者半侯伯所入者三

之一子男所入者四之一內而二等所食之采地亦以其餘入於天子百里之地凡四都所入者一都五十里之地凡四縣所入者一縣二十五里之地凡四甸所入者一甸此無他尺地莫非王土耳

惟加田無國正音征

鄭鍔曰若有大功既賞以地又有加賜之田則無國征凡賦役皆免所以優有功而厚報之也蓋賞地在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固有征也加田則出於常制之

外不敢取其征非有大功者不足以預此○王昭禹曰國正謂以國法之正而征之與書所謂有正有事司書言九正九事同意夫一夫之家受田百畝征之則有常法矣加田所以優其功之多又何征之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鄭鍔曰或謂地官質人亦掌成馬質又有馬質何耶質人言掌市之牛馬則人民所貿易者也馬質主官府所用者質定其賈而買之於民

薛平仲曰賞典所以振士氣故司勲之官不可緩馬

材所以謹戎備故馬質之官亦不敢後先王於歲時稽鄉遂之牛馬以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固無不足之慮而公馬之備闕不以責乎民而取材於公以給之是以有馬質以視其材之高下任之能否賈之多寡由之以别用之緩急由之以定而馬固各適於用矣然馬質宜校人之屬今以中士之卑特先於校人中大夫之尊者葢掌主馬之政而詳及於六馬者校人之官固在所當重量三馬之材惟急於戎馬者

馬質之官實在所當先先儒謂司馬主軍法序官前後不以尊卑為據直取其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其有見於此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音嫁

易氏曰此言市馬之政○王昭禹曰戎馬謂共戎事之馬田馬謂共田事之馬駑馬者馬之賤而共冗事者也○黄氏曰駑馬駕後車輜車○易氏曰物云者國馬之辨深

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鄭鍔曰校人所掌者六馬質人以質馬爲職只量三物何耶益種馬齊馬道馬欲其上善則育其種於國戎也田也駑也三馬所用爲甚衆買於民以供用馬質所質者買於民也故既視其三等之物又從而量其尺寸以知其所宜用或可任以戎者或止爲駑以供雜用者量其高下又因以

知其價○黄氏曰種道齊非所給受也受馬者書其賈馬死則更然則馬量三物者非為買馬也
疏家謂列職于此為平馬價非也

綱惡馬

易氏曰此言養馬之政○王氏曰綱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踶也○黄氏曰不使擾群且令受馬者知其性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氏曰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王昭禹曰書其

齒者書其齒之數書其毛者書其毛之色書其賈者書其賈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使以其物償之也○黄氏曰齒則老壯毛則貴賤齒毛各有賈貴賤賈定老壯有進退

鄭司農曰更謂償也○李嘉會曰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之所養者失其職必欲後之所受者備償其色樣得無難乎葢前者失其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更則授受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茍矣若夫旬之外死止以物色相

類者入馬至於二旬之外惟入馬而不拘以物色矣馬質云者如今之馬博士善曉馬病善療馬疾醫治已久知非所養者罪也

鄭康成曰旬之内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買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黄氏曰旬之内死全償其買旬之外以其物償物皮筋骨也不及買則附益之馬肥瘠容有不同也入馬耳防抵偽也鄭康成曰不償齒買其外否還其死馬而已）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黃氏曰此亦須馬之政○鄭鍔曰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戎事欲其齊力國事欲其齊足於能行之初則用物以齊之因其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強弱盜不先以任而齊其行則駕車之際強弱不等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易氏曰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黃氏曰訟鄭謂賣買之言相負非也買賣質劑自有主者馬質主須馬之政令有訟則聽之

禁原蠶者

鄭康成曰原再也○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同乎一氣相為消長相為盈虚其勢不能兩盛也以天文攷之午馬為絲蠶則馬與蠶其氣同屬於午也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則馬蠶又同資氣於辰也一歲之中苟再蠶焉則蠶盛而馬衰故原蠶者有禁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烏能及此○鄭鍔曰蠶者衣之原可勸之勤不可禁其再因其再而禁之抑亦先王之世不專用絲故㩜嬪婦所化者有麻枲獵所得者有狐貉則

雖禁原而衣不患不足○李嘉會曰今東南如兖揚衣被天下蠶盛而無馬西北苦寒之地有馬而無蠶益可知矣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薛平仲曰有司勲以勵戰士有馬質以謹戰備當陳師鞠旅以俟戰也而軍旅所聚不可不量地之所容以嚴其規畫也於是有量人以量之則節制名分之定而人情喧囂之禁益有截然不可干者然不寧惟軍事為然平

時申嚴建國之規使內外有定分人心有定守者大抵然也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王昭禹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為主也○黄氏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三三比之是為方三千里也於是分建侯國畫為九州牧伯之制詳焉其界域則必

因其名山大川○鄭鍔曰九州之制其來尚矣量人分而為九此主為建邦國造都邑而言之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欲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匠人掌營國為溝涂之制則掌其營造之役乃若量人專主其丈尺廣狹之法以此法分國為九州使廣狹各適乎則於其中可以容建侯國故也建國則外焉營王國之城郭内焉營王后之六宫又量其前以為朝量其後以為市使往來有道閭里有巷出入有門通利有渠也

市朝之地則一夫道巷則或九軌七軌門則或九雉七雉渠則理孫以行水法皆出於此上言分國為九州指天下為國也下言營國城郭指王城為國也量地廣狹以為之制此國之常也或謂建國而營城郭不言營王之寢乃言營后宮何邪葢君治外則有朝后治内則有宮宮與朝雖有内外其尊則均也康成謂后者王與諸侯其說失之造都邑亦有城郭道巷但制度削小耳其說亦然葢裁酌其制以授之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王昭禹曰壘謂軍壁舍謂軍舍○劉氏曰六軍之行則營其所次之壘每軍必有市有朝每州一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各有涂道○賈氏曰州即師也師皆有道以相湊之未必環遶為路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李嘉會曰軍社者社之在軍者也皆是量人制其廣狹也○王氏詳說曰市朝州涂其采地之環涂歟天子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則是外諸侯經涂七軌環涂當五軌野涂當三軌矣内諸侯經涂五軌環涂當三軌野涂當一軌矣市朝之涂以文意攷之則為三軌○鄭鍔曰

營軍之壘舍非徒欲廣狹足以相容又以社主為重

所居之處欲其不褻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鄭康成曰書地謂方圜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

遠近○鄭鍔曰王者中天下而立欲通道於四方則

邦國之地與天下道路所通之涂數凡有支湊之遠

近不可不知也必書而藏於此者以夏官掌九畿之

籍而職方氏屬焉量人掌其量度之法宜有其書也

王昭禹曰營之則以制其分域量之則以知其所容書而藏之則以備其攷察所謂建國之法如此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鄭鍔曰獻之禮始於祼獻王即以肝洗於鬱鬯而燔之制祭於主前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亞獻是之謂從獻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後祭之末有加獻故祭之始有從獻以明祭之終始有隆而無殺然九獻之中不以從獻聯數蓋與加獻同意也脯者薄析肉為

之也爓者加於火而炙之也○王氏詳說曰正獻之脯見於籩人所謂加籩之實蔆芡栗脯正獻之爓見於生民所謂載爓載烈○王昭禹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爓為從也數者多少之目也量者長短之制也○王昭禹曰物之所共則有數器之所容則有量儀禮所謂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脯之制也爓則不可攷○愚案爓是炙肉祭祀饗賓皆有從獻之禮所用脯膴有數量存焉使量人制之者先王建官有專而用之亦有因而命之如巾車掌路路有鸞之聲因使之鳴鈴以應雞人車僕等萃車以為屏蔽因

使之大射共三乏則量人制脯腊之數量者因其掌

尺寸量度之法故也

掌䘮祭奠竁^(昌絹反)^之俎實

王昭禹曰奠謂遣奠竁謂穿土爲壙其祭皆有俎實

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古雅反又音稼)^歴而皆飲之

鄭鍔曰祭祀之時又有宰制之禮量人掌量數亦得

以飲福記曰宗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

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諸侯之禮也陸佃推制祭之節謂諸侯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天子有二牛故祼獻則制祭諸侯之制祭則謂之制天子之制祭則謂之宰異其文者所以別尊卑也其義一耳當宰制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舉斝角詔妥尸訖事則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餘瀝而皆飲之所以受神之福也鬱人之言與此同鬱人掌鬯以求神交神以德也量人制其量數事神以禮也事之如此其受

福也宜均故同飲其斝歷焉者無餘之意以見其受福之盡也先儒與王安石皆以宰為冢宰失之遠矣

○王氏曰受斝歷而皆飲之受斝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二者本末相成皆所以致福而達臭以始之者主王制量數以成之者主宰故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宰制則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皆飲所以致福者盡矣

王氏詳說曰案少牢饋食之禮主人受嘏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量人受斝其亦出房之時歟以嗇黍授祝以爵授鬱人

量人既助祭乎記曰夫祭有畀煇炮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愚案受牟見鬱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量人既量地以集師旅之衆當其將戰所以必其用命者要必有托以申警之故大司馬則曰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而小子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則小子也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

則羊人也是以小子羊人次於此焉或曰小子羊人之職皆以祭祀為首非專取乎軍事不思小子所謂祭祀者必先之以珥乎社稷羊人之掌羊牲亦曰凡祈珥共其羊牲蓋用師之際量人嘗致嚴於軍社之所里矣凡軍之不用命者實於是乎戮之此固二官有托於誓師之先也或者又曰牲之可斬以徇陳者若不特於羊二職必以羊牲者果何意邪羊之為性嗜死而不懾人之當戰亦欲見危而授命誓師之際

豈不切於用哉夫有司勲以謹戰功之賞人心益知
勸於先矣而斬牲以戒其不用命小子又次之於後
焉人心於此孰不樂其賞而畏其威哉命官曰小子
或誓師者之所稱如曰予小子非但以小事為名也
當從識者問之

掌祭祀羞羊肆他歷反羊殽肉豆

鄭司農曰羞進也○鄭鍔曰羊肆者肆解牲體而進
之也羊殽者體解折節而進之也肉豆者以羊肉為

醓醢之屬置於豆中者也○劉氏曰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昭禹曰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　先儒云羊肆體薦全烝也或謂祭宗廟不得有全烝謂肆者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初朝踐則有豚解及饋獻則有體解酳尸乃有熟正禮運所謂腥其俎熟其殽者宗廟之祭不得全烝故讀肆為鬄鬄者解也小子所羞者如此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愚案珥當為衈如小祝所謂衈兵裁祈如小祝所

謂祈福祥非釁事也易氏説見肆師

黄氏曰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祭法聨序與宗伯小子同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皆上下通得祭者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

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祭法七祀宗伯五祀

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戸竈

門行中霤是也○愚案餘見大宗伯

凡沈辜侯禳如羊反飾其牲

鄭司農曰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沈浮辜謂磔牲

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

惡氣禳去之○王昭禹曰沈謂貍沈辜謂䟽辜候謂候福禳謂卻禍愚案沈辜侯禳之義見

小祝○易氏曰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黄氏曰飾之

以歆神

釁邦器及軍器

鄭康成曰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王昭禹曰軍器五兵鼓鐸之屬。易氏曰甲冑戈矛之器○鄭鍔曰凡物之用釁者皆謂始成之時也器始成則殺牲以血釁焉小子掌用羊血以釁也鄭康成引雜記器成釁以豭豚謂此小子之職所釁者亦用豭豚不知此職所主者羊非豭豚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鄭康成曰示犯誓必殺之○鄭鍔曰師田有徇陳之事誅其不用命者也不用命者皆很而不率之人令小子斬羊以示之羊者至很之物宋義曰很如羊強不可制者皆斬之此類是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賈氏曰贊羞若司馬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受徹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此官受之○黄氏曰受徹將割剝而

享之○鄭鍔曰祭祀之事始則有羞終則有徹羊牲之羞司馬事也始焉羞則小子贊之終焉徹則小子受之皆職之所掌也故始終皆任其事○王昭禹曰必使小子以所掌皆事之小故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而夏官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為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

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易氏曰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為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然後命牧人卜其為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為牲

鄭康成曰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賈氏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飾羔則非正祭是以鄭引詩為證夏二月開冰之時○王氏曰飾羔若禮所謂飾羔鴈者以繢也○王昭禹曰羊人

於凡祭祀飾其羊牲而已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鄭康成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賈氏曰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報陽者首為陽也三牲之首俱升此羊人所升故止言羊

凡祈珥共其羊牲

鄭康成曰共猶給也

賓客共其灋羊

王氏曰法羊謂宰禮之法所用也○賈氏曰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如掌客所出是也　鄭鍔曰賓客之來王國饔餼之禮皆以爵等爲之數其供也合於禮法故以法羊言之

凡沈辜侯禳釁積徐賜反共其羊牲

劉迎曰先儒釋侯禳禱祠之祝號則以侯爲候嘉慶如祈福祥之屬禳爲却凶咎如寧風旱之屬則侯與禳蓋二祭矣至釋此沈辜侯禳釁積謂候四時惡氣而禳去之是以侯禳爲一祭也攷之羊人沈則沈貍以

祭山川辜則疈辜以祭四方釁則釁邦器軍器積則積燔禋燎○鄭司農曰積故書為眦眦讀為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以是而推則侯禳用牲而侯禳去凶者也非一祭乎○王昭禹曰沈辜侯禳及釁小子掌其事羊人共其牲而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羊於禮之用為多故牧人或至於無牲則受其買牲之布于司馬使其賈買而共之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者也

鄭鍔曰或謂牲皆繫于牢芻之三月繫于國門然後可用使賈買之何以致其誠邪不思牧于牧人者共大祭祀固有國之常典賈牲而共者特沈辜侯禳釁積之事他則不可也○王氏詳說曰地官牛人夏官羊人牛羊之用廣矣牛人之職祭祀有享牛求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有膳羞之牛軍事有犒牛喪事有奠牛會同軍旅行役有兵車之牛而羊人所謂羊牲者祭祀不過飾羔祈珥沈辜之事不過羊牲賓客不過法羊而已此牛為大牢而羊為少牢也

司爟古煥反 下士二人徒六人

薛平仲曰司爟之職特掌行火之政令以救時疾序官必次于此何哉觀韓詩外傳有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知司馬之政益通于天道矣○鄭鍔曰或謂秋官有司烜之職夏官有司爟之職俱掌火也何以分為二葢司烜之取火也以夫燧用金錫為之西方之物也故屬於秋官司爟之行火也觀大火之星出沒以示民使民觀出內之時而用火夏令行於南方盛德在火尤為可見

故屬于夏官此其所以異○愚案餘說見司爟氏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鄭康成曰行猶用也○鄭鍔曰政令或因時而用因時而藏○鄭康成曰變猶易也○鄭鍔曰火久而不變則炎赫暴熇陽過乎亢以生癘疾隨四時而更變之變之之法則鑽燧而改之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四時各鑽一木時運而往火變而新用諸烹飪之間使之資以養生故疾

不作○王昭禹曰火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爨之則以烹以飪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陽之盛則養陰之弱以抗其強陰之盛則用陽之強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溺於一偏斯能受正命以生死聖人善救人之道於此乎可見矣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鄭鍔曰東方七宿心為大火出於夏之三月其位在辰伏於夏之九月其位在戌戌為火伏之位辰為火出之方古之火正或食於咮以出內火其或出或內皆視天之大火伏見以為節○薛氏曰火之象在天既有伏見之時火之用

在人亦有出內之節傳曰火見於辰故自辰至巳其方為火所王當是時雖烈山焚萊不禁也何則因其王而出之以宣其氣耳傳曰火伏於戌自戌至亥其方為火所休當是時雖鑠金燒薙不為也何則因其休而內之以息其氣耳或者徒泥於出內之文謂火者民事之大者也季春則出之始用季秋則內而不用不幾於廢民事乎且出火於季春非謂季春之時始用火也出其新火而導達乎陽之氣也內火於季秋非謂季秋之時而不用火也內其舊火而順適其陰之氣也司爟所謂四時變其出內之火宮正所謂春秋修火禁者修其內出之禁尚何季春始用而季秋不用乎昔子產鑄刑書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是不知先王納火之制也單襄公假道於陳火朝覿矣道茀而不可行是不知先王出火之制也○陳及之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互言之也先納舊火而後出新火春秋

皆然也古者五行之官掌金木水火土火盛則制之衰則長之後世世失其官官失其職故水有泛濫之患火有焚燎之害木不盛大土多湮曠金不從革無復先王之盛矣而區區究其末流其能已乎

時則施火令

易氏曰施火令謂施四時變國火之令○鄭鍔曰宮正司烜皆謂之修火禁此謂之施火令者修則修其舊法使不廢施則施其新令使人從也

凡祭祀則祭爟

賈氏曰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

○王氏曰舉火曰爟祭祀用爟故祭焉　○鄭鍔曰先王於有功之人未嘗忘報如先農先蠶先卜皆有祭也而況鑽木出火以教人者乎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鄭鍔曰國中失火則有延燒比屋之憂野中焚萊則有焚及山林之害大則有刑小則有罰亦權罪之輕重而加之耳或謂春田則焚萊而司爟有焚萊之禁何也先儒謂春田用火之後擅放火則有禁罰吾以

為焚萊者國蒐田之時野焚萊則民無故而自焚不得不為之禁

周禮訂義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五十

宋　王與之　撰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固國所依阻者也○鄭鍔曰記言城郭溝池以為固易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固一耳既設掌固又有司險蓋在野謂之險在國謂之固野之險則山川自然之形國之固則人所捍築以為防者也

鄭康成云國曰固野曰險觀掌固所掌乃城郭溝池樹渠是知王國之中人以為固矣

愚案掌固司險不列於地官而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特專於一職者葢司馬所以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必有所守則邊境無空虛之患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劉執中曰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

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内用其深以增髙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鄭康成曰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王氏曰古者有城守則樹焉國語所謂城守之木是也有溝涂則樹焉司險所謂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以為阻固是也司險樹之掌固修之鄭鍔曰城郭本於築者有時而傾溝池本於鑿者有時而塞樹則所植以為阻塞之木也渠則所導以通不行之水也渠有時而淺涸樹有時而枯槁則吾所依以為固者不足恃矣故掌固修之葢治壞之名也

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鄭鍔曰有以修之無以守之無益也於是頒其士庶子與衆庶以守焉○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逺近均焉勞逸更焉○鄭鍔曰士庶子宿衛王宫之人使外與掌固之事者葢以所親信者守之○黄氏曰士庶子守固與宿衛王宫同其事任霍光曰丞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

子為武庫令漢人猶識此意○王氏詳說曰宮伯云士庶子之在版者謂守於王宮也此謂頒其士庶子之守謂守於城郭等處也賈氏謂士庶子不合在城郭而掌固言此者兼掌士庶子宿衛之事失之

設其飾器

鄭鍔曰守必有器如矛戟之類器加以飾所以為觀美之容○李嘉會曰設器以為備必設飾以為美觀則險固之地斯壯而固矣如今門戟之類

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王氏曰分其財用以給守事均其稍食以養守者○劉執中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

功力之所當也○鄭鍔曰守必有財用金城湯池亡粟不守故分之使無偏聚之處捐食守吏之祿廩其守固則其給宜均

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鄭鍔曰萬民近地之民居近則自任其責○鄭康成曰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材則近地所出之財用○易氏曰材謂材木可為楨榦者器則土人所使畚築之具○易氏曰器謂器械可備任載者守其地則用其材又用其器取之近地不勞於輸將出於民則人各便其習而不患其扞格如是則固可以長守矣

易氏曰周人守禦大概以民為固以人心為本設其飾器所以聳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予凡此皆奮發人心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為固者亦不過任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為守而已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黄氏曰凡守者皆受法于掌固故得通守政○鄭康成曰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王昭禹曰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扞患力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即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無以同事以其有餘者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乎若守者則不可移故曰唯是得通○易氏曰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甲

掌役掌財用之有司亦以贊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

○鄭康成曰贊佐也○項氏曰所以防其自妄予

劉執中曰受法于掌固必通其守政不可執一隅而死其所守也與國有司帥其所移之物以贊其不足者此之謂通守政焉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音戚以號戒

易氏曰此掌固所設之法非其自巡也晝三巡則察其部伍之失次者○鄭康成曰巡行也行夜事尤謹守者為衆庶之懈惰

故亦如之○劉執中曰此其守者受法於掌固也夜則不見其三巡故以鼜及號為信也○愚案鼜字見鼓人鎛師○易氏曰每巡必鼓鼜鼜即鼓軍事之鼜鼓也鼜其聲也號則呼其所守者之名○黄氏曰號即司馬戒則號名辨夜事者也

譬其所守者之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王昭禹曰上文所言皆王國之守固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鄭康成曰都邑亦

為城郭○黄氏曰或曰鄙或曰畺守法詳焉

凡國都之竟音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鄭康成曰竟界也○鄭鍔曰外焉國都畺竟之上○王昭禹曰王國都邑之境則為之溝池種植樹木以為固四郊之內鄉遂之民所居也亦為之溝樹焉○黄氏曰於是設關葢外焉環而守之則中邦可無意外之患

民皆有職焉

鄭康成曰職謂守與任○鄭鍔曰國中也都邑也國

都之竟也近地之民各有職於所守之地非惟各受
護其國亦不患其力之不給○劉執中曰邊境之民則受田以養之分地以任之使治溝種樹猶邊洫者受田以治溝洫也
若有山川則因之
鄭康成曰山川若殽阜河漢○賈氏曰殽若殽有二陵阜若東成皋漢若楚之漢水河為四瀆之宗又齊西有濁河
王昭禹曰因之以為阻固也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為之阻固則用力

不勞而為備也易矣○楊氏曰因之不為城郭溝池樹渠以為固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掌固所以先其在國司險所以詳其在野自國而野自野而疆遠近勢異今也先其國中之固而及諸野外之險則險固可恃而内外之勢立矣○李嘉會曰晉悼公十年方理會得一虎牢而後鄭人服以司險失職而鄭人得之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鄭康成曰周猶徧也○王昭禹曰九州之圖山林川

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鄭鍔曰易之坎指山川丘陵為地之險則險者地勢自然之阻非人所為固也九州之地各有險王者制御諸侯不可以不周知也使司險之官案圖以周知凡水絕壤斷之處山髙水深之所皆欲知之無遺也○鄭康成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賈氏曰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也此溝涂所作隨大小為之皆準約田間五溝五涂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支湊故以五溝五涂言之○劉執中曰王畿之内非鄉遂都鄙之地可以田者為五溝五涂不可田者樹以林木用為險固必因其地之民授之田使職其守禁○鄭康成曰樹之林作藩落也○項氏曰以備不虞

楊氏曰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達其阻以為道路也達其道路而不設溝涂林木以為阻固非王公守國之義為之阻固而無守禁則湮蔀而不治芻蕘者往焉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雖有阻固不足恃矣又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項氏曰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則人不得以妄踰而有常行之道於守固於往來兩得之矣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康成曰有故喪災及兵也○易氏曰守以道路為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為可恃使內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偽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罪竒衺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故司險於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鄭鍔曰已藩塞阻路則使其徒四十人守之○李嘉會曰司險之屬胥徒止四十人其屬如何能守天下之險葢有王官之屬有守地之民凡姓名屬乎上者則令守之

惟有節者則達焉而無旌節者不使得通也鄉大

夫於國有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者所掌止於六鄉之中也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掌及於天下也此指王國險要之地而已○楊氏曰惟國有故時為然以備不虞非設險為國之常法也

鄭鍔曰周家始都豐鎬其後周公有維陽之卜以為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公所恃以安周者不專於宅險也然設法守禦如此其備信夫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雖聖人亦不能已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疆界也○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賈氏曰守疆界亦禁戒之事故在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候候迎賔客之來者○鄭鍔曰讀候人之詩言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其官可謂卑矣詩人以為歌詠何也葢曹之共公不能用賢所謂賢人君子俱充何戈祋之役以送迎賔客而三百赤芾者乃皆服芾之小人也周人乃以上士六人為之葢待賔客之來往治其禮事亦所以懐逺人之道○黄氏曰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其官上士六人則四方分為六鄉

愚案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古人於邊備嚴矣

賈氏曰亦是武事故在此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鄭鍔曰境必有候所候不一處故曰各掌其方之道治○鄭康成曰國語曰候不在境𨈆不居其方也○王昭禹曰道治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禁謂止其所犯若傳所謂壞其館垣之類是也令謂令使為之若傳所謂教其不知恤其不足是也○鄭鍔曰凡扞衛防閑禁其侵掠之類皆掌之○鄭

康成曰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賈氏曰選士卒者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步卒之内為之○王氏曰方各設其人以候有方治者致之送之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直遥反及歸送之于竟

鄭鍔曰或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於王朝以求治者則帥而致之於朝去則衛而送之於竟迎其往來之使致其勤也如是而春秋之世晉欒盈奔楚道周周西鄙掠之至盈訴諸朝王乃使候出諸轘轅此諸侯

所以不朝而王室卒至於陵遲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于陳候不在竟單子知其必亡是又不知先王設候人意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黃氏曰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王昭禹曰環之為物肉好一其肉好皆旋之而不可窮也環人之官巡察內外若環之終始相循而不窮○鄭鍔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循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而秋官環

人則掌送迎賔客循環往來之事皆以循環往來為義軍中之環人有戰攻之事則置之非如秋官掌送迎之職○易氏曰在秋官者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令其守涂地者為之聚欜謂之四面環之可也在夏官者止於徒十有二人何以環之予今攷籥人九籥之名九曰巫環鄭氏謂籥可致師不此則以為致師之籥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意環得天時之吉則其為籥名信矣

掌致師

王昭禹曰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於人夫我寀兵

無動而致敵使來以逸待勞宜勝之矣○鄭鍔曰戰必致師蓋使環人犯敵以致吾必戰之志使敵人怒而求戰其致之自我也左氏載晉楚交戰楚許伯攝叔樂伯致晉師之事司馬出師而敵人不速出戰則環人致之

察軍慝他得反

鄭康成曰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鄭鍔曰苟有欲為姦於軍中者無以察之則變從中起而外應敵人矣故掌察乎軍慝所以消姦惡於内○李嘉會曰察軍之姦謀隱而未彰者此上兵伐謀之意如韓信伐趙知其不用廣武君策而後進師之類所以言之於先也

環四方之故

鄭鍔曰若外焉有締交之人將攻于我師無以環之則變生於外四面並至矣故又環送而巡之所以折衝而禦侮也

易氏曰察軍慝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者

巡邦國搏音博諜音牒賊

王氏曰自此以下皆環人巡邦國之事○鄭鍔曰徧

巡四方而無不知有諜賊則反間或行焉又當巡邦國而搏其諜則無敢窺我師者矣○鄭康成曰諜賊反間為國賊

訟敵國

鄭鍔曰諸侯之國力足相敵不為辨其紛爭之訟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矣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引齊國佐如晉論蕭同叔子事以為證環人仗王朝之威何為往與之訟耶葢訟敵國者往為決兩國之爭○黄氏曰環人與候人聯官夫事不治則訟訟不已必以

師已用師矣而猶訟之訟其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之也

揚軍旅

鄭鍔曰有不服之國已圍其邑不宣揚王國之威武以降之必至於多殺其人民此皆環人之職鄭康成引尚父鷹揚彼言揚者揚威武以待敵耳如環人又安能鷹揚哉以叔向乎丘會觀之謂魯人曰寡君有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環人宣

揚國威殆此類也

降戶江反圜邑

鄭康成曰圜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黄氏曰環人掌致師志於戰也而以降圜邑終焉不殺之仁也雖然受降如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

易氏曰此六者非其徒十有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篹之而後舉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易氏曰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于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發至於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鄭鍔曰或謂挈壺氏司漏刻以分陰陽晝夜宜與保章馮相同列乃列於夏官何耶以齊國風攷之襄公之時朝廷

興居無節東方未明而召羣臣至使之顛倒衣裳不顧時之早晚為挈壺氏者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若是類正司晝夜之事若夫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此行師用兵之時舉以示師徒安得不列為司馬之屬哉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音本以令糧

鄭鍔曰軍之所聚不可無井穿井及水則舉壺示人使見壺者知其地有井蓋壺者所以盛水故也乘車

馬者必執纓止則解焉軍之所至或當舍止則舉纓示人使見纓者知當解鞍息馬葢舍則不執纓故也
盛糧者必用畚軍於其地或當廩給則舉畚以示人使見畚者知其下有糧葢畚者盛糧之器故也是三者非挈壺之職皆有取於挈壺之義葢軍旅所屯號令難於相聞各以其物表之於事便於力省也○易氏曰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無以令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衆不齊莫

不目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音玄壺以序聚𣝗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王昭禹曰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鄭康成曰擊𣝗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鄭鍔曰軍中之守尤嚴於夜故行夜者必聚而擊𣝗以戒非常必更代而次序之使之適平縣壺為漏時至則代先後有倫非惟無獨賢之歎且使擊柝者不倦而事益嚴也野廬氏於賓

客至則令其地之人聚欜之修閭氏掌比國中之互欜者秋官環人賔客所舍則令聚欜宫正於宫中則擊柝而比之防患之術尤戒於夜况軍中乎○鄭康成曰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易氏曰守之以火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水則知其漏箭之遷易鄭康成曰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時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氏曰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十八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刻則為

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鄭司農曰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薛氏曰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而此復特掌之挈壺氏者葢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

於挈壺氏而已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險固之守必有其本射人之屬是固王政之本務歟夫射者男子之事弧矢之利其為威天下也久矣先王於大祭祀則有射於賔客則有射於燕飲則有射當君臣相事於禮文之交而不忘武事於弓矢之用此射人必以下大夫二人為之長者所以

重其本也○賈氏曰射武事故在此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黄氏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贄故知其為初命始見也司士掌擯士者膳其贄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贄矣此曰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常朝司士掌其位聽朝宰夫掌其位聽治于此則曰治朝射于此則曰射朝康成謂

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何用摯哉經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為射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即聽於此（射人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於此（射人掌其治達）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與於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覲則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賓客則卿大夫從戒大史與大夫介大師則於此選將

焉將在車則主射故使治射儀以射名官此建官之本意也鄭徒見以射名官遂謂其職皆射事若以射名官其職獨爲射而已則建官之意淺矣夫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爲射乎

賈氏曰三公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北面答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賓位孤無職而賓客之也○鄭鍔曰三孤貳公弘化特立無朋君不盡臣之故位乎西而東面○王氏詳說曰朝士外朝之法孤卿大夫同於西面射人司士則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

三孤無常職時乎與卿大夫同又時乎與卿大夫異乘夏篆服希冕所以與之異也位九棘爵六命所以與之同也卿大夫西面者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鄭鍔曰卿大夫用事於朝者也其德雖尊其職則卑故位乎東而西面純於臣道也自王南面觀之則西面者在王之左東面者在王之右○劉氏曰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廷之序以右為尊○鄭鍔曰或謂宰夫言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司士又正朝儀之位王南面三公北面孤東面射人又正之何耶葢治朝之位王日視朝司士掌之而宰夫治其不法者以肅其儀爾射

人專夫賔射之位然君南面三公孤卿或北面或東西面不以為賔之故而亂之也

其贄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王氏曰三公執璧則以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薛氏曰公之爵一也或曰執璧或曰執桓圭者公雖無異命然或在朝或在國在國則遠君遠君者其勢伸故以九命而執圭在朝則近君近君者其勢屈故以八命而執璧猶之月焉遠日則為望近日則為晦古人謂日有君道月有臣道者此也○王昭禹曰三公事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贄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

賔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賔而弗敢臣之意○易氏曰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夙夜奉上而不懈其義○黄氏曰司士朝儀之位亦無士王與諸侯賔射士位卑而不獲預故無位於朝禮記所謂朝不坐燕不與是也○賈氏曰下文射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賔射不得與君賔射矣

賈氏曰儀禮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天子有射朝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

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名自同故鄭引儀禮互見為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息亮反其瀘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劉氏曰三公輔弼之長諸侯方州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黄氏曰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賈氏曰法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王昭禹曰謂

朝射之法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鄭鍔曰賔射之時或有國事掌其戒令以諭告之使致其嚴矣又從而詔相其事慮其出封之久或不知國事之始末也○鄭康成曰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也戒令告以齋與期○黄氏曰國事不止祭祀戒令亦不止齋與期凡事皆有戒令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戒令諸子掌之然則公卿大夫戒令射人掌之歟

掌其治達

鄭鍔曰若有所治之事將以上達于王則掌為之達

之慮其自外而來朝左右之臣或壅蔽之使其情不得以上通也○鄭康成曰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王昭禹曰上治達乎下若告命之屬是也下治達乎上若諸侯之復萬民之逆也○王氏曰射之為道利以直達有括則不至治達如之故

掌治達者在射人也

以射灋治射儀

黄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

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王昭禹曰射之法不可以不正射之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烏有不正哉以是法而治之其效見於内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度升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得以居後其為儀也又烏有不文哉

鄭康成曰治射儀謂肄之也

總論三射

陳及之曰射有三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所謂大

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於射宮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士可以與於祭者而與之祭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則春以功凡此皆大射也所謂賓射者謂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貾瞭云賓射則奏鐘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此皆賓射也所謂

燕射者王與羣臣燕飲而射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燕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謂燕射也○王氏詳說曰司裘所言諸侯內諸侯之大射也射人所言諸侯外諸侯之賓射也○陳氏曰大射在廟則賓射在朝可知賓射在朝則燕射在寢鄉射州射在序亦可知也

王以六耦

賈氏曰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易氏曰大射則大司

馬合諸侯之六耦○鄭鍔曰王耦之數十二所以法天之大數若賔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大夫以為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射食亦反下同三侯

王氏詳說曰荆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二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

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賔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賔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〇鄭鍔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皮為鵠賔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采為正此所以不同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

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異其侯益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羣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為中雖以優至尊乃是養其

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諸侯於其國大射亦張

三侯

三獲三容

鄭鍔曰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每侯用一人故三侯而三獲其名曰獲獲者得之難謂中侯難也射必有容其制如屏風一名曰乏矢力竭於此告獲容身於此以為隱蔽也每一侯用一容故三侯而三容○易氏曰獲即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以待獲也容即蔽身之乏服不氏待獲而居乏也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音征

鄭鍔曰樂用騶虞天子之射雖志於中然以仁心愛物為主故也○恐案騶虞又見樂師○鄭康成曰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徳行立○賈氏曰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

鄭司農曰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鄭康成曰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

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王氏詳說曰鄭司農謂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孔叢子謂張布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夫大射之禮重於賔射賔射之禮重於燕射若從司農孔叢子之說鵠中有正正中有槷則是賔射燕射重於大射矣鄭康成謂大射之侯用鵠賔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以梓人攷之康成之説為長○圖説曰大射射鵠賔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鄉射禮曰

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則鄉射射質之證也燕射必因之者蓋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射侯相因鄭氏注儀禮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鄭鍔曰或謂大射名曰鵠賔射名曰正何耶蓋大射擇士故取於鵠鵠之言直也所以直己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為君鵠人父中之可以為父鵠以直其志為義若夫賔射取於尚文德以懷賔客故以五采為之所尚者文而已故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孫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五旦反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鄭鍔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貍首之詩以會天子為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玄黄而用三色也孤卿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為貴也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緑也天子元士在家賓射用三耦而射一侯豻侯也

豻胡犬也犬之能守者莫如胡犬之良士以守節事君為義故射豻侯或謂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豻侯之法何也葢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賔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賔射故於正特言豻侯以有賔射而言也其侯則用二采以為正與孫卿大夫同樂用采蘩以能守職為貴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葢士之位去卿大夫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

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之交修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鄭鍔曰射之侯梓人為之司裘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貍步為法射人主賔射嬟於張大射之侯不貍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賔燕之侯可以類推○鄭司農曰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

○李嘉會曰貍步再舉則為六尺一弓六尺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者象貍步之弓以定遠近也

鄭康成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鄭氏儀禮說曰設侯之次大侯則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容不至相掩蹤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貍步此非謂射者之志謂張之者之法也鄭氏以為射當如貍之擬物何預於張侯乎

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圖說曰陳禮書曰儀禮大射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即所謂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皆五十弓者也蓋王射虎侯則於熊豹為大故

一名大侯詩所謂大侯者虎侯也參即熊侯言其參於虎豹之中也干即豹侯言其以下干上而又繼熊虎之後也

黄氏曰自此至佐司馬治射正皆掌大射射人雖主射法無賔燕射文大射射法皆射人掌之射人典法之官也侯正樂節通乎賔燕貍步張侯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太史數射中司馬治射正官具物備足為射法賔燕略具於此矣小臣職曰賔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賔射太僕亦不掌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鄭司農曰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〇賈氏曰負侯之人服不氏也〇鄭鍔曰射已張侯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〇鄭司農曰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〇鄭鍔曰射以中為主王弓已發不告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〇王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

在侯高則以弁夾取之

祭侯則為位

鄭鍔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於侯所北面而祭之○李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王氏曰侯而祭之則神無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易氏曰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寧侯也

與大史數所主反射中

鄭康成曰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賈氏曰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射人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

賈氏曰大史數筭射人但視之耳○王昭禹曰必與大史則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故也○李嘉會曰筭之多寡太史治之以定黜陟○鄭鍔曰射人與之共數蓋專掌射法故也

佐司馬治射正

鄭鍔曰射必有正梓人張之大司馬治之射人則掌其事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射人則掌其五正三正之法故也○黄氏曰正猶政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則司馬主射故也○鄭氏曰射正射之法儀○賈氏曰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算皆當佐之治者預習之也

易氏曰於大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王氏詳說曰天子有射人諸侯有司射皆所以治其射儀也負侯者服不氏令之者射人也取矢者射鳥氏令之者射人也祭侯服不氏為之位者射人也數

射中者有大史在而射人又與焉治射正者有司馬在而射人又佐焉知此則知射人之官為尊故以下大夫為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易氏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迎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王昭禹曰祭祀王

必親射牲示誠敬之盡親其事也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鄭鍔曰射人贊之謂贊之以射禮也當射牲之時孤卿大夫從王以射明其射法又相其射儀所謂以射法治射儀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賈氏曰作使也○黄氏曰作與起之○鄭康成曰有爵者命士

以上不使賤者○鄭鍔曰王出而會同諸侯來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焉當用大夫以為上介其凡有爵者以為衆介射人則作之○易氏曰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黄氏曰自此以下至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因事定其材等以待進退○李嘉會曰凡此數端掌之射人屬於司馬所以辨論官材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七內反車

鄭康成曰倅車戎車之副○易氏曰大師王乘戎路

其廣闕苹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爵命士以上乘其倅○王昭禹曰士卑不嫌於特尊

鄭鍔曰或作之又或令之良由於賔射之時掌孤卿大夫之位故耳

有大賔客則作卿大夫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

戒大史及大夫介

鄭康成曰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

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王昭禹曰太史與事者以太史主協禮事故也○鄭鍔曰卿大夫從王以見諸侯則射人作之公卿有事於諸侯而介以大史及大夫則射人戒之重賔客之禮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毗志反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鄭康成曰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

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〇黃氏曰射人大僕皆法度之事〇易氏曰卿大夫掌朝位之事則射人作之賈氏曰比其廬當比其本服親踈及貴賤〇鄭康成曰哥謂誥問之

鄭鍔曰此言作大夫介作卿大夫從作卿大夫掌事皆以作為言葢命之使行者王也射人則作之謂作而起之也會同朝覲賓客大師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物之不易服者莫如猛獸設官以服之名服不氏言能服其不服所以示王朝之威無所不能服也○黄氏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參其間終射義也○李嘉會曰夏南方也南方屬鳥故自服不氏以下數官繼於射人之後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鄭康成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鄭鍔曰徒

能養之不能教擾之使馴則傷人而為害矣教者教以服習進退之節擾者所以擾馴其心

陳及之曰鳥獸在山澤則適其性為人所養則失其所教擾之使不至於夭閼無腥臊羶香之病則可以奉祭祀供肴羞矣若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亦其類焉充人賛碩牲肆師之省牲皆始也阜蕃教擾之不失其性則奉以告神乃無媿詞也

王昭禹曰鳥獸草木無不治然後為政之至故舜命益作虞則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養猛獸而教擾

不爲過矣

凡祭祀共猛獸

鄭鍔曰祭祀欲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獸雖至猛苟中膳羞者無不共焉如獸人冬獻狼之類是也養之者所以待用爾故於祭祀之時則共之以其養之有素故也

賔客之事則抗皮

鄭鍔曰賔客以虎豹之皮為庭實必布於庭服不氏

則抗舉其皮以示王朝之威虎豹之為物雖則猛不可制吾猶得而舉之先儒引聘禮有司二人○賈氏曰二人即服不氏舉皮以東者以證抗之為舉也鄭司農曰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為亢其讎之亢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鄭司農曰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王昭禹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鄭鍔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

不服故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杜氏曰乏讀為匱乏之乏待獲者所蔽○愚案乏字見車僕

鄭鍔曰執旌所以為表識居乏之所以自隱蔽執旌居乏待射者之中則舉旌以唱獲

王氏曰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

射鳥氏食亦反下士一人徒四人

賈氏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黄氏曰服不氏待獲

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李嘉會曰二職兼焉明射筭之不可茍也

掌射鳥

鄭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王昭禹曰掌畜共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然掌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

陳及之曰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鳥所以備祭祀肴羞之用二官非宂也不特此庖人之共喪紀之庶羞賔客之禽獻膳夫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悉取

于是

祭祀以弓矢毆起俱反烏鳶凡賔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鄭鍔曰射鳥氏之設又非為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賔客軍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毆之其所毆者特烏鳶而已葢烏鳶之為物翔於野外而下食烏能汙人鳶善鈔物於人所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敢乗便攫拏或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不毆而遠之若夫賔客會

同軍旅之時非惟有殺牲告神之禮畏其汙也亦以為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賈氏曰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陣之事故須敺烏鳶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鄭司農曰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為甲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薛氏曰儀禮大射則取矢以小臣鄉射則取矢以子弟周

官必以射鳥氏以其視高者審歟

王氏曰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共賓祭膳獻亦足以償禄矣使敺烏鳶以并夾取矢雖若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為之制故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以羅網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鄭鍔曰烏鳶烏鳥之類其物則同所用以取之物則

與烏鵲之卑飛者則為羅以取之其高舉不可以羅者則射之也○賈氏曰羅鳥亦武事故在此

掌羅烏鳥

鄭康成曰烏謂卑居鵲之屬○王昭禹曰烏以羣集雖人所惡亦可取而備用故羅氏掌羅烏鳥而掌畜掌養鳥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

蜡則作羅襦（汝俱反）

鄭康成曰作猶用也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

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薛氏曰漢書云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帬襦褶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

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鄭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葢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裙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襦為一物殆未之思歟○李嘉會曰襦細密之羅惟國將蜡則共之

中音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易氏曰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為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鄭鍔曰射鳥氏泛

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歐鳥鳶此指言羅鳥鳥又言獻

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陳及之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

也死政者之老也胄謂之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

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

記之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

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稾人

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鄭鍔曰射鳥氏射其髙舉之鳧鴈羅氏羅其卑飛之鳥鷃此則畜其可以畜養者如鵝如鶩之類皆是也

掌養鳥而蕃阜教擾之

鄭康成曰阜猶盛○鄭鍔曰養之欲其阜大而蕃多教之使之服習而馴擾如雞之可以為牲鳧鴈之可

以為羞鷺之羽可以為翿翟之羽可以為旌旗之飾鳩之可以養老其小小羽物仲春仲秋用以賜臣下皆邦國所須而不可闕者安得不畜之以待不時之須乎掌畜之設殆若此

祭祀共卵鳥

鄭鍔曰共其生卵者以卵亦可薦故也○劉氏曰鵝鶩雞鴨皆有卵之鳥○王氏曰共卵及鳥

歲時貢鳥物

王氏曰物與獸同義翠毛羽翮之屬是也○鄭鍔曰因時而獻新

共膳獻之鳥

鄭康成曰雉及鶉鴽之屬○王昭禹曰王之膳羞賔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

總論

鄭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宂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烏鵲或養畜鳥荅一官可以

無數職也今物有其官意謂禮不可以簡而廢茲四官者其事固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有之供人君之膳羞有之供賓客之禽獻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為冗且濫耶

周禮訂義卷五十